

成人教育理论探索丛书

ADULT EDUCATION

姜友信 刘建国 编译

论终身教育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前　　言

从六十年代起，世界教育领域中先后出现过多种教育思潮，而终身教育则是其中最为流行的一种。它的基本原则，如今几乎被世界上所有社会制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所接受，它的理论已成为各种教育学派研究的课题。许多教育家认为，二十世纪的终身教育制度，具有十九世纪初等教育制度那样重要的意义。终身教育对当代世界教育实践的影响正在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来。终身教育理论丰富了教育学的内容，同时又为现代教育学和教学论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终身教育论不仅提出了学校、家庭、社会教育一体化的总体设想，而且提出了一整套改革教育思想、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的原则。世界上许多不同学派的教育学家们，都把终身教育作为现代教育学的重要课题来进行研究。他们从家庭、学校、社会教育三位一体的辩证关系上来论述学校的职能；从学校和劳动世界的沟通、理论与实践的联系的重要性上来讨论教育课程的改革；从教学与发展的辩证关系上来说明教师的地位和作用；从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因果联系上来探讨学习活动的组织。尽管终身教育思想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中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但目前许多国家确实都在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逐步由对终身教育的理论探讨，开始过渡到制定政策措施和推广应用阶段。

七十年代初期，终身教育思想被引入中国。中国的教育工作者，特别是成人教育工作者们对此作出了积极的反应。在短短的十几年中，不少理论研究人员孜孜不倦，以求结合中国的教育实践来理解、分析和运用终身教育理论。他们的努力已经获得了一定的成果，这表现为已经发表的有关终身教育的论文和专著。这些努力，无疑将会丰富中国的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为中国社会主义教育体制注入新的活力。

然而，我们对终身教育理论的探索究竟只是初步的，如何进一步剖析终身教育的内涵，怎样把终身教育的理想具体化，分析终身教育思想中哪些因素会对中国的教育实践、特别是成人教育实践有积极的意义，怎样结合中国的丰富实践来运用终身教育原则，以建立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教育体系，都是值得我们关注和作进一步努力的。

本书的编译工作就是按照上述的宗旨进行的，我们力求把国内外关于终身教育的理论水平较高和实际指导意义较强的论文，分别按“源起”、“探索”和“实践”三编编入，以期使读者们全面了解终身教育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进展情况，同时提供进一步研究用的资料。

在“源起编”中，我们收入了关于终身教育思想最初的产生以及以后发展过程的论文。这些研究成果显示，终身教育思想的出现，比郎格朗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正式提出这种概念要早半个世纪。这些论文还追溯了终身教育思想的演变过程或者说发展历史，能使我们除了对终身教育有更深一层的了解外，还体会到教育与哲学的密切关系。其中杜兰特的两篇文章，是过去未曾用中文发表过的，可以说是最新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对研究终身教育思想的同志们肯定会有所裨益。

在“探索编”中，编入了我国和一些外国学者们的论文，这些论

文从不同的角度(哲理的、教育的、实践的)论述了终身教育的定义、职能和作用,反映了不同流派的不同看法。我们希望读者们在了解、比较这些不同的观点之后,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进行分析研究,从而能揭示出终身教育思想的本质,这将为丰富我国的成人教育理论宝库,为促进我国的教育改革事业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在这一编中收入的我国学者的论文,也反映了我国教育界对终身教育思想的研究水平。

“实践编”的编译宗旨,是要搜集一些当今世界上已将终身教育理论付诸实践的一些国家的材料,从中我们能够看出终身教育在实施中的步伐。当然,对于中国的教育工作者说来,可以通过这些实践来作出对比,探讨终身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借鉴作用。

总之,我们所编译的这些论文,在理论上是具有一定水平,在实践上也有较普遍的指导意义的。希望本书能够帮助读者们更深入、更全面地了解终身教育思想,能有助于推动在终身教育领域里的研究工作。当然,限於我们的水平,本书肯定地存在着不少缺点和不足,诚恳地期待着读者们的指正。

编译者

1990年冬

目 录

源 起 编

巴齐尔·耶克斯利与终身教育的

起源 [英]克罗丝·杜兰特(3)

约翰·杜威与终身教育 [英]克罗丝·杜兰特(12)

何谓终身教育 [法]保罗·郎格朗(23)

探 索 编

论终身教育的现实意义 周蕴石 周南照(36)

终身教育 [日]计功 山本恒夫(50)

关于终身教育 [法]保罗·郎格朗(60)

终身教育

——一个值得注意的国际教育思潮 张人杰(84)

终身教育的战略 [法]保罗·郎格朗(105)

终身教育的社会观 [苏]菲利波夫(117)

终身教育的

实践性 [澳]A·G·克罗普利[印]R·H·戴夫(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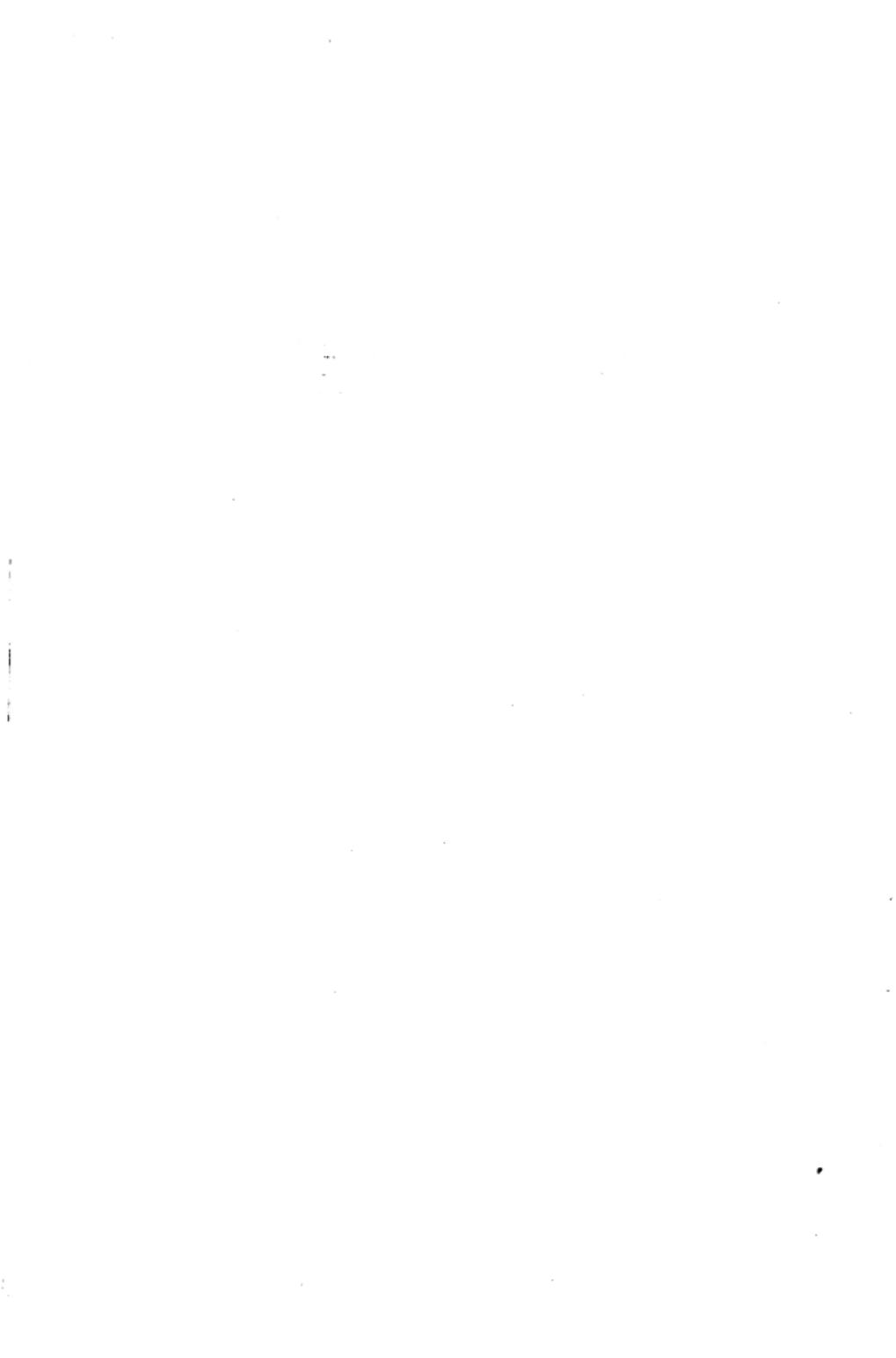
实 践 编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次国际

成人教育会议总报告摘要 (141)

- 日本终身教育的进展 孙世路(143)
日本的终身教育及其沿革 [日]佐藤守(157)
苏联的终身教育 龙杏玉 王恩发(166)
终身教育与秘鲁的
教育改革 [秘]埃加多·潘多·佩切科(173)
终身教育的雏形
——北欧三国的成人教育 紫歌(181)
美国“终身学习法” 戴剑梅(185)

源 起 编



巴齐尔·耶克斯利与终身教育的起源

[英] 克罗丝·杜兰特

引言

终身教育一般认为是兴起于 1970 年，联合国倡议的国际教育年，这个概念就是在那一年被提出来讨论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1972 年接受了这个说法，并且决定要明确它的概念，把它作为对现有教育方针的一种替代原则提出，认为这种原则更能使人们在变化与动荡中保持并改善生活的质量。此后不久，为了要引进终身教育的体制，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工作，从而形成了一种结构完善、逻辑合理并且具有权威性的指导原则的基础。这项研究工作借助了哲学、史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生态学和经济学等多方面的成果，最后形成了 1976 年由戴夫编辑的一部综合性论文集。而郎格朗的理论（1975 年）和富尔报告（1972 年）的中心思想，就确定了这种“欧洲式”的概念的思维模式。

因此，终身教育思想一般被认为是现代技术与社会变革的伴生物，从而被冠以“新”的字样。

不过，尽管这个概念通常总是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系在一起，但早在半个世纪以前，是英国的巴齐尔·耶克斯利通过理论研究和辛勤工作，第一次提出了对这种思想的描述。他的书（1929 年出版的《终身教育》）是在二十世纪中最早用英文发表的，目的是寻求一种从整体上来看待教育的方式。耶克斯利在他的《终身教育》

中提出：

在功能的千差万别中去求得精神与目的的统一。承认人们愿意接受的、非正统的也许是根本没有想到的教育手段在教育上的价值。表明娱乐方面的、或者同生活有关联的活动与组织，必须获得它们应有的地位。

要问一个人是为获得知识而学，还是为了在参与某项学习过程中发展个性而学，就是提出一个二难推理问题。二者都有其重要性，但都不可分割。

他并且断言：终身教育的实现，最终要根据人的个性需求与人的个性本质而定，任何人也不例外，促进它的社会原因（即民主与责任）与个人的原因一样有力。

耶克斯利的言论，代表了这个世纪中的第一次正式尝试，即要按照一整套的指导方针把教育事业的各个部分都结合在一起，同时又使每一个方面（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和不正规教育）都享有同等的地位。他的终身教育思想，扎根于学习与生活的结合，它们在横的方向上，贯穿工作、休息与社区的生活空间；在纵的方向上，则从摇篮到坟墓。它所涉及的领域，既不同于中等教育、继续教育或高等教育以后在大学里的研究班；也不同于对成年人的补偿性教育。他所提倡的教育要求有一定程度的合作、协调和对基本原理与资源的共享。而这些，现有的教育是不能提供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社会改革和中等教育方面的大变动，为在英国开展的第一次对终身教育全面的大辩论提供了条件。虽然英国政府 1919 年的报告提出过对职业技术培训概念的不满足，而且认为这种活动不应属于成人教育范畴之内。但写作这份报告的一位作者，却看到了一种新的职业技术培训概念，觉得它能作

为重新认识教育时的一个部分。还有它与工业、社会、社区、职业、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等方面的关系，与整个人的一身的关系。这个人就是巴齐尔·耶克斯利。他对于在这次战后的教育大辩论中所觉察到的新的概念，对战后颇为流行的对社会改革的“论式”，都持乐观态度。他对少年儿童教育同对青年与成年人的教育一样感兴趣。

耶克斯利的终身教育思想

巴齐尔·耶克斯利 1883 年出生，1967 年去世。他一生都从事成人教育与宗教教育工作。

就是他在 1929 年出版的《终身教育》一书中，最早提出了“所有的生活资源与经验（个人的、社会上的和工作上的），都对一个人的教育起着直接的和有意义的作用，教育确实是持续终身的”这个观点。耶克斯利把学校教育看成只不过是整个教育过程的开始，并且提出了随后的成人教育，应只限于补偿性的、职业性的措施，也不应是抽象的自由教育或政治性的活动。

他不赞成这种观点，即认为只有教师在课堂讲课的大学里的教育，才是开展成人教育的唯一方式。他说：

人民大学和夜校都不足以说明成人教育的实质是什么，这两种形式都包括在成人教育的形式之内，不过还有其他的形式。某一个人也许想探求从哲学上说明存在的意义；而另一个人关心的是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还有一个人也许正在研究某种迄今为止尚未发现的能熟练地运用双手的能力，每个人都在获得对自己的一种新的了解，丰富其自我世界的价值。

成人教育必须比大学教育还要广泛。它应当教授许多大

学里不包括的内容，得采用从来没有梦想过的方法，然而还必须保持这种思想，这种使我们很自然地同大学传统联系在一起的思想。他坚持认为，成人教育的大部分内容应该联系到学员的经历和兴趣。同时，它还应该联系到知识权威，这样才有助于成年人持续地、合理地进行思考与反应。

只要是在知识权威的束缚下，就没有人能够保持自由，不管他有多么高贵，或者是多么愚昧和无知。无论获得多少知识，都将从为其同类的实际服务中得到。

耶克斯利还提醒他的读者们，应该考虑新的非正规的和不正规的教学方法，以在男人和女人中寻求新的、有前途的教育和活动的形式，也许他们还会在发展这些形式方面能承担某些责任。

在这一方面，他赞许了由英国广播公司通过无线电广播所进行的工作。他也注意各种社区组织以及消闲的或还有争议的，同生活有关或与余暇相关联的机构，认为它们都应在教育事业中发挥作用。他还希望把不同教育领域（小学、中学、技术学校、大学、成人学校）联合起来，以共同进行为了生活、通过生活并且贯穿生活始终的教育事业。

耶克斯利在《终身教育》中写道：所有终身教育的明显的特征——知识、经验、智慧、协作、献身——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所有这一切都置根于普通男女的实践活动之中，而其中的每一项都可以达到无限的程度。在这部书中，他很注意对成年人的教育，认为成人教育有助于整个民族的成长，有助于实践自由和责任感的双重理想。他说：我们开始追求生活的质量——使之有活力、更充实。基于知识是理解之母，因此也是创造乐趣之母的观点，他把成人教育运动看成是达致和谐世界和一种更为民主的生活方式的途径。他希望所有的成年人都意识到，并且能对工业竞争和社会危机，而

不是对极度的愚昧和眼光狭窄作出反应，因为，愚昧和眼光狭窄是引发国家社会恶性痼疾的致病之源。因此，就像对人的个性中的压抑感和变态心理一样，人们对它们的觉察越少，它们的极度破坏作用就越大。

他指出，作为获得这种理解和行为的一个最佳的又是积极的步骤，就是改进和延长对儿童和青年成人的教育。他并且同意这种观点，即大幅度增加作为公民权利一部分的，而不依赖于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才能获得利用的高等教育设施，应该成为建成新的教育体系的一部分任务。于是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甚至到今天还会有很多人同意。这是一种长期以来就影响着使成人教育经费匮乏的观点：我们今后——也许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快，就不再需要成人教育了吧？我们是不是不要夸大其重要性，而看到它只是一种暂时的社会现象，是一种治疗我们正在迅速克服中的社会弱点的药物，而不是人类本性的日常需求的一部分。

在此之后所讲到的，就是用现代的说法所描述的、被看成是终身教育概念的关键部分。戴夫等人 1976 年出版的《成人教育的基础》也引用过的这一段是：

当我们在前进时，我们发现对于成人教育的需要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若不是在青年时就有了较充分的准备，就不会得到适当的受教育的机会。另一方面，只有当社会上的成年人通过继续受到教育而认识到，随便缩短或胡乱处置孩子们的学校教育年限，是多么有害的一件事时，我们才有可能获得一种十分合适并且完善的小学、中学教育体系。不过，确切点说，成人教育应该是同食物和身体锻炼一样，都是正常生存所不可缺少的。

他一贯认为，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卷入了政治和社会纷争、变革以及对事物的重新理解。因此，十分明显，我们都处于一种需要更广泛和更充分的终身教育的状况之中。他并且宣称，发展、成长和实践的乐趣，要在对体育、激动人心的音乐、舞蹈等的爱好中去发现。教育并不意味着要抽取从这些充满活力的表现中散发出的火花和刺激。它会使它们处于一个朝气蓬勃的、能有新发现的航程中，还配备有可靠的指南针和很好的航海图。因此，当我们从生活与人这方面去理解成人教育，而不仅仅是从正规学习的书本和课程方面去理解成人教育时，我们就会到处都看到新的机遇和令人激动的挑战，那种在“走运”和“倒霉”之间的差别就再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正如耶克斯利所看到的那样，因为每个人都能在智力上继续发展成长（他列举了斯皮尔曼和桑代克的研究成果来作为补充），在长时期离开了正规教育以后，他努力要确立一种观点：即成人教育不应当被当作对早期缺乏教育的补偿、一种类似技术教育的事业，或者是当成高等教育的可怜的小姐妹。他也不接受这样的观点：即人们在正规教育学校毕业后，已经获得了所有他们曾经想要有的和还想要有的全部的教育。他觉得人类的学习活动不能有终结，如果我们问什么时候一个人的教育才算完成？唯一真正的回答是，在他活着的时候，就永远也不会完成。在这里，终身教育的全部明显特征都亮出来了。

耶克斯利主张，自我实现（作为不断学习的结果，获得了个性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理想主义，总是成为成人教育的互相矛盾着的目的。这是一种谬误，因为完全有可能把二者统一起来。他说：一种持续终身的教育，能使人们掌握明辨是非的能力，能使人们对自己的观点和偏见；对自己同伙、当然也包括不同意者或反对者的观点和偏见，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和对其进行分析的能力与勇气。以免

任何群体为过多地关注其事业和眼前的成功而损害了对其成员的关心。为此，更富有批判性和容忍性，就会立即使我们的共同生活变得更富有想象力和创造性，因为我们生活的质量会更具有科学性。他的观点是，对于达成这种实践的最好准备，就是以民主精神所进行的一种早期教育，然后是继续进行的、会令人感到自由的教育（还要适应职业需要）。他提出，在工人大学里进行的为成年人、当然也为孩子们的娱乐性学习活动，像绘画和其他癖好的学习等，都可以说明那些相当重要和富有成果的活动，却不真正属于成人教育运动的一部分。他写道：把成人教育定型化的做法，即使不是扼杀它，也等于是囚禁它。真正的问题在于，对这种人们愿意接受的，非正规的，也许是根本没有想到过的教育手段——书籍、戏剧演出、音乐、电影、广播、报纸、旅游、政治活动、宗教活动以及其他各种活动，在教育上的价值，是否有足够的认识。如果我们认识到用这种方式所进行的自我教育的潜力，会帮助他们为更高的标准而努力奋斗，会鼓励他们维持相当高的水平，而这种水平并不取决于受高等教育还是受普通教育。

为了在技术教育与自由教育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他建议说，广义的社会学正是最合适桥梁，因为它已经构成了技术教育和自由教育的一部分。为了加固这种联系，不仅要通过教学中的技术与领导作用而在二者之间进行基础方面的联系，而且要通过具体的综合（从而就导致他早期提出的关于综合教育的建议）。把这种观点同托尼的观点作一比较是很有意义的，后者在工党的支持下曾提出建议，要求在受到同样重视而十分不同的学校里实行不同类型的中等教育。对于这两种方法中哪一种在其实施中更为理想，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争执。耶克斯利着重指出，最需要的是一些公用的地方或会见的场所，特别是对成年人来说，是进行各种自由学习和自由教育活动的地方，是使各种人和不同条件的人能够相互

交换知识、观念、经验与理想的地方。显然，比起成人教育的其他倡导者来说，耶克斯利的眼光跨越了宽阔得多的领域。

耶克斯利认为，教育不能够脱离开生活的质量、生活的意义这样一个广泛的、抽象的范围而孤立地存在着。而成人教育，作为一种精神活动，应该予以适当的重视。因为早期的学校教育没有能把大多数人从这里和现在的范围里移出去。而成年人却能够重新评估他们的生活。教育作为一种武器，或者作为一种提高了的娱乐形式，很容易就吸引了那么多过去从来没有把教育看作是生命的组成部分的人。精神价值的揭示和个人与社会生活对其的顺应，还没有被看成是教育的“最最重要的收益”。不过，作为成年人，具有社会生活和工作方面广泛而又艰辛的经历，以及富有实际意义的聪慧，进行这样的探究应是合适的，也许会是迫切需要的。

耶克斯利试图开展一项计划，以通过终身教育来培养人类固有的探索精神，从而用智慧和情感把他武装起来，指引他走向一个真正地献身于基督精神的民主、博爱的社会。有些人寄期望于政府的和政治上的活动以达成可能的社会改革，而耶克斯利则将他的精力集中到在广阔环境中的个人上。他希望每个人都理解自身和宇宙的概念，以便把集体的力量团结起来，导向最终的共同目标。他希望每个人都能做到，除了继承之外，还能积极探求生活的意义和生活的质量问题，以及达成这些目标的可能性。

结 论

耶克斯利的观点，是在英国教育委员会正在加强对于教会学校的控制的时候发表的，因为人们提出，宗教的信条降低了这些学校的教育水平。正如西蒙所指出的那样：“教育进展道路上的另一只拦路虎，就是教堂在许多小学中的利益，糟糕的学校中它们占了大多数”。

许多地方教育当局对教会小学普遍不满。工党的支持者也认为,除非教会学校改善教学条件和校舍状况,否则就会由于早期教育的不足,尽管有好的中学,许多儿童还是注定要失败。在这样的气氛中,一般老百姓和一些教育工作者对教堂与教育的关系,以及对人们怀疑他们的信仰并不感兴趣,但也许只有少数人才能接受耶克斯利所提出的全部建议。而以后当正在作最大努力想从物质上改善工人们的条件时,又发生了一场灾难性的大罢工。可想而知,对于这些疲惫的,也许是饥饿的人们来说,这种太空的、形而上学的或精神上的问题,他们是根本不会去顾及的。

然而,耶克斯利及时地抓住机会,他主张在普遍建立了中等教育体制的同时,也应该考虑成人教育。显然,他是在进行一场无望的斗争。毫不足奇的是,政府的政策只能集中在建立起全国性的中等教育体系上,这是一项工作量极大的任务。看来大概只有英国教育委员会对允许大学和志愿团体继续负责成人教育的主要监查工作感到欣慰。

不过,到了 1924 年,教育委员会同意把自由成人教育同技术教育与夜校教育分开,这个决定是在同成人自由教育咨询委员会商议后作出的,从而有效地弥合了自由成人教育同所有其他教育形式之间的鸿沟。在这之后将近五十年,一体化的终身教育思想处于休眠状态,而且几乎被人们遗忘了。

当前,这种思想及其实践,又开始通过创建社区学院和大专院校、在地方大学中为成年学员开设各种课程、设立协同教学的学位课程、采用灵活多样的学习方式和开放学习而得到推行。它的未来,有赖于那些看到了二十世纪后期世界上的特征,要求对教育的属性、目的和期限进行复杂的、系统的再评估的人的积极努力。不过应该说明,这种再评估巴齐尔·耶克斯利在二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